

面对面

AI+艺术,如何加出蓬勃创造力

对话人:冯远征(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 刘家成(导演) 任姗姗 尚丹 安博文(本报记者)



主持人左(冯)与嘉宾刘家成(中)、冯远征(右)在录制现场对话。郭旭鹏摄

人工智能迭代“你追我赶”,AI生成视频带来版权争议,“AI味”“活人感”成为网络热词……人工智能与人的关系,堪称2026年春天热度最高的话题。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未来5年,我国将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也必将加速渗入艺术创作的全流程。作为彰显人的独特生命体验和原创能力的戏剧艺术、影视艺术,人工智能运用的边界在哪里?AI+艺术,如何加出蓬勃创造力?近日,我们邀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和影视剧导演刘家成做客人民日报社,一同进行探讨。记者:AI进阶“一日千里”,既打开了空前的想象空间,也引发一些忧虑之声。AI会改变艺术创作的格局吗?刘家成:AI浪潮扑面而来,应用于影视创作是发展方向,但AI没有那么“神”。每逢新技术涌现,人们起初常常叹为观止、觉得不可思议,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技术与生产生活进一步融合,终会服务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AI与艺术的关系也大概如此。两年多前,我拍摄《海天雄鹰》,尝试用虚拟拍摄完成其中的1000多个镜头,因为当时的技术还不成熟,最终放弃。如今,AI制作空中画面不仅提升了效率,完成度也较高。这是AI带来的福利。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如版权之类的界限必须划清。像最近大家热议的“AI换脸拟声做代言”就是典型的侵权行为,需要我们补足法律和监管上的空白。冯远征:观众为什么进剧场看话剧?真人在舞台上表演,所有的情感交流是即时的、双向的。与影视不一样,戏剧靠演员和观众在真实、封闭的环境中共同完成。或许可以没有戏剧服装、没有化妆、没有布景、没有灯光、没有道具,但唯独不能没有演员和观众。只有形成观演关系,才是戏剧。从这个意义上说,AI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工具,但不能主宰创作。包括AI在内,我认为科技赋能戏剧应克制一些,不能让技术在舞台上“抢”了演员的表演。我看过一

些大制作戏剧,满台炫酷的LED屏,灯光亮起时,你根本找不到演员在哪里。刘家成:对,克制也应该是影视运用AI的原则。克制,不是刻意回避技术,而是要用得准确、合理。记者:AI生成视频的逼真程度让人难辨虚实,一些视频下面,不乏“AI比很多流量明星演得好多了”的网评。真人演员会被AI演员替代吗?刘家成:我曾在京剧院工作。武生大家李万春先生演《古城会》,今天在台上亮相走7步,明天是8步,后天可能只有3步。京剧是一门程式化的艺术,可戏曲界还有一句老话:不疯魔,不成活。魔,不是魔怔,而是忘我地投入。好演员都有这样忘我的瞬间,忘我的时候,可能连演员自己都不知道笑中会不会有泪,哭时会不会带笑。演员计算不出自己,AI通过数据能探索到人的内心吗?我曾尝试用AI软件生成一首主题曲。一开始,我是信服的,后来慢慢悟到,AI永远不会做到唯一。面对一部作品,音乐大家会告诉我:哪里该快半拍,哪里该慢半拍。这半拍之差,就是AI与艺术家的区别。技术创新与艺术创新,是一对水涨船高的关系。创作会不会被AI取代?最终取决于作品的品质。被AI替代的多半是平庸之作。冯远征:北京人艺的舞美设计师使用AI后感慨:生成得太快了!用了2次之后,他突然意识到:AI生成的画面看似完美、规范,却没有手绘独特的笔触。那些出人意料的多一点、少一点,就是艺术的个性。记者:“老艺术家坚持手搓”,是当下社交平台上很火的“梗”。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注意力越来越稀缺的今天,我们该如何理解“慢工出细活”?戏剧作品、影视作品会追求更短更快吗?冯远征:戏剧是慢艺术。我不认同因为生活节奏快了,我们就把所有的戏都变成快节奏的。话剧,恰恰是要有那些黄金停顿、那些进场,让观众沉浸和思考。停顿到掉一根针都能听得见的感觉,那才是真正的好东西。我们需要给观众提供具有艺术格调的戏剧作品。AI时代,话剧也不会消亡。现在,北京人艺的主体观众是90后、00后,大概占到整体观众的75%。很多年轻人真的因为在剧场看了一场好戏,而喜欢上话剧。坐在剧

场里,在没有人打扰的情况下,跟着剧情走,跟着主人公的命运走,跟着他的喜怒哀乐一起哭一起笑,这种面对面、心贴心的感受是无不可替代的。刘家成:所谓“观众不动长剧了”,主要因为作品还不够好。观众的眼睛最亮,作品不够好,人家为什么要浪费时间?与长短相比,我更在乎品质,在乎观众的感受。《好好的时光》里有一段描写中年人情感的戏:庄先生每天坚持接苏小曼乘车,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时长近3分钟。我一开始担心这段节奏太慢,播出后,观众的反馈却是“特别美”“特别舒服”。3分钟的铺陈,在短剧中很难实现。长剧不能放弃自己的优势。锅碗瓢盆烟火气,藏着我们最朴素的爱,最坚韧的勇气,最真实的生活状态。从这些日常中提炼出来的作品,才不会悬浮,才可能打动人。《生万物》播出后,观众对迟蓬扮演的“大脚娘”反响特别热烈。不是因为她的戏多,也不是因为她演绎了苦难,而是因为她演人,她走心,所以一举一动都是生活。迟蓬能把握住人物,首先是剧本不落俗套,她接住了剧本,演出了那个年代农民的朴实与善良。冯远征:北京人艺不光有于是之、林连昆、蓝天野、郑榕这样的名家,还有一批黄金配角。很多人在舞台上默默耕耘了一辈子,哪怕是没有一句台词的龙套,也有一般人演不过的功底。比如《雷雨》,首演于1954年,70多年过去了,演员阵容变了,每次开票依然一票难求。为什么?因为《雷雨》是划时代的经典,这是它永恒的生命力。前不久发布的《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打造出划时代的精品力作。刘家成:我们的作品要传递正确的价值观,但讲故事的方法不是高高在上。贴着地皮走,暖着人心走,让人能够抓得住、心里留得住,这才是好作品。

将民乐嵌入中华岁时节庆

唐峰

正月十五,当千家万户沉浸在轻松祥和的元宵氛围中时,中央民族乐团全体演职人员集结就绪,以一台精心筹备的主题音乐会《丙午马驰》,正式拉开乐团历史上首个音乐季的帷幕。选择元宵节开启音乐季,取其月圆吉庆之意,更意在将民族音乐嵌入中华岁时文脉。音乐季模式源自西方,自20世纪初由“上海工部局乐队”引入,已在国内走过百年历程。如何让这一成熟模式真正实现中国化、本土化,是我长久以来思考的命题。内蕴之质,必外显于形。我首先想到周期和时序安排的变更。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上,一套二十四节气辅以古典诗词的倒计时,让时间有了中国的文化根基,令人叫绝。古人将音律与历法紧密结合,让十二音律与二十四节气相对应,因为两者都源于天地自然的规律,是中国古代“律历同源”“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淮南子·天文训》言,二十四气之变,皆与十二律吕相应,冬至音比黄钟,气移则音律易。因此,以岁时时序为脉络,安排演出场次和具体内容,契合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活节律与审美情怀,更彰显我们坚守传统根脉的文化自信。按照这一思路,我们首先确立以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立冬、小年等为节点的核心场次。作为音乐季中最能彰显乐团整体实力与艺术水准的关键板块,节日意象的融入,为曲目遴选与创作构思提供了文化坐标。中国音乐,不论是传统经典还是当代新作,大多具有鲜明的标题性和意境感,这恰恰与节日体系的策划高度契合。我们将积淀多年的“家底”悉数梳理,在卷帙浩繁的总谱与详实可靠的音响档案中,逐一审视、用心甄别,不仅确认和温习经典作品,还发掘了一批具备潜质但尚未充分推广的委约作品。作品梳理的过程让我切身体会到,只经历100年时光的民族管弦乐,走的是西方音乐数百年的艺术历程,成就令人惊叹。中央民族乐团的作品库,是解读中国民族音乐发展轨迹的重要参照系,由此引发我对另一命题的思考——经典化现象的重审。西方交响音乐季的构建,可直接从成熟的保留曲目中遴选产生,其经典机制经由长期舞台实践自然沉淀形成。但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进程高度浓缩,许多优秀作品尚未获得充分的舞台实践。音乐,唯有在反复演绎、不断聆听中方能愈显魅力、深入人心。这一现实悖论,让现代民族音乐的经典化建构更加艰难。好在有三条切实可行的路径:一是持续回仿作品库存,对具备艺术潜力的佳作提高复演率,对有提升空间的作品精心打磨、修改完善;二是充分理解经典的价值与难度,对经典旋律进行现代语境下的改编与精致化配置,让经典焕发新生;三是加强兄弟院团间的开放联动、资源共享,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完善机制建设。三条路径,也将纳入乐团未来五年的具体实践与长远布局,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个案支撑。除主要场次的确立之外,多元化的艺术呈现是我们的另一大目标。在民族音乐厅这片试验田里,我们为丰富民族室内乐创作,推出《宝藏国乐》;为推动艺术普及教育,设计“吹、拉、弹、打”系列;为培育青年人才梯队,搭建专项展示平台;为探索跨界融合创新,打造《灰姑娘》《西游记》;为展示采风成果,演绎《跟着民歌去旅行》……伴随多元板块的持续拓展与具体内容的稳步落地,我们留意到一层颇具深意的文化现象:岁时节庆并非均匀分布于四时十二月,“三八”“五四”“七一”“十一”这些现代国家公共节日的节点,虽不属于传统岁时体系,但承载了民族记忆与国家情感,早已成为全民的精神坐标,融入当代中国的文化日历。我们当然要坚定地将其纳入演出体系,让传统文脉与国家精神相融共生,让“中国时间”形塑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乐季形态!(作者为中央民族乐团团长)



《丙午马驰》音乐会现场。卢旭摄

我在雷锋城喊了一声“到”

丁柳元

抚顺的星空格外清明。第六十三个学雷锋纪念日到来之际,我来到这座“雷锋城”,参加2026年全国“学雷锋·文明实践我行动”主题活动启动仪式。作为5个先进典型之一,我要在“雷锋人列”环节答一声“到”。就是这一声“到”,让我在前一晚失眠了。我是演员,说过无数台词。这一声“到”,像学生被点名时的一声答应。可我知道,它绝不只是那样。60多年前,新兵入伍,点到雷锋的名字,他喊“到”。那时候他不知道自己会成为后来的“雷锋”。这些年,无数人被这个名字点中,无数人喊“到”。我该怎么喊,才能让这一声不只是一个应答,而是雷锋精神落地生根的回响?后来我知道了金城龙的事。一起喊“到”的人里有金城龙的同学。今年1月,辽宁中医药大学大四学生金城龙为营救落水父子坠入冰河,永远离开了人世。这一次,由同学替他喊那一声“到”。那一刻,我觉得“先进典型”4个字,我受之有愧。那些付出生命的人,那些默默做事从不张扬的人,才配得上这份荣誉。我不过是做了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想起1994年,《中国青年报》头版登了一张照片——一个像假小子的小姑娘,披着志愿者绶带,笑得开心。那时只知道帮助别人让自己心里暖和。那张黑白照片,是我公益之路的起点。想起后来这些年。我创立了“元元培根行动”,想在普通人心里种下善和美。走进山区,走进乡村,走进需要帮助的人群中。每一个眼神,每一次拥抱,都让我觉得这件事值得做下去。想起被评为全国“四个100”最美志愿者那天。领奖台上灯光璀璨,但我知道,这束光不该只照在我一人身上。它照亮的是每一个默默奉献的人。想着想着,天就亮了,飘雪了。走进会场,满眼都是“红”。舞台是红的,背景板是红的,志愿者马甲也是红的。那种红,是中国红,是国旗的颜色,是鲜血的颜色,也是我们今天要接续传递的雷锋精神的颜色。台下有很多年轻人,做志愿服务,学雷锋,做好事,眼里有光。我可能是台上年龄最长的,那一刻看着他们,心里觉得幸福。看到雷锋精神正一代代传下去,活在每一个普通人的行动里。轮到我了。“雷锋人列”开始。一个一个名字被念到,一声一声“到”响起。每一声都像敲在心上。金城龙的位置上,同学们步伐坚定。然后,我听见我的名字。我深吸一口气,喊出来——“到!”现场朋友说我军人本色,声音洪亮。我知道,这一声,是1994年那个小小志愿者,她不懂得荣誉,只知道帮助别人快乐;这一声,是给“元元培根行动”走过的每寸土地、遇到的每张笑脸;这一声,是给金城龙和他的同学替他喊出的那一声;这一声,也是给雷锋,给所有像他一样默默奉献的人。启动仪式结束,有人问我:“丁老师,还继续做公益吗?”我笑了:“做啊。还有好多事没做完。”是真的还有好多事!“元元培根行动”还要走到更多地方,还要在更多人心里种下种子。公益路上,希望有更多同路人。让世界变好一点点——这个愿望很大,实现它只需每个普通人,在每个普通日子,做一件小小的善事。走出会场,我想起雷锋日记:“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生命有限,精神无限。一代人走了,下一代接上。金城龙走了,他的同学替他站在这里。雷锋走了,无数“雷锋”站起来。我在雷锋城抚顺,喊了一声“到”。这声“到”,是我对雷锋的回答,也是对自己的回答。这一声很轻,轻到可能只有自己听得见;这一声很重,重到要用一辈子去应答。我要努力奔跑,追上那些年轻先锋。对的事,就值得做一辈子。这一声“到”,不只是3月5日,而是以后的每一天。(作者为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理事)

快人快语

创作思维也需迭代

沈晨

一张“纸”如何托起一场盛会?去年,我执导的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闭幕式的舞台,主要意象就是“一张白纸”——它从空中跃然而出,有多重升降的功能,结合投影、空中威亚、集装箱等装置,形成了水上、水面、水中的多层次表演空间。这背后有很高的科技含量,科技的高速迭代不断更新着艺术面貌。参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创作时,我感觉到,艺术与科技的融合已在创作思维中显现。“活字印刷”“星光鸟巢”“地球奔跑”等高光时刻,后台基础都是当时技术支撑的结果。2022年,我们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中实现了“孩子们脚踏雪花”的后台实时演算;去年,借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闭幕式的创作契机,我们调研了深圳数十家高新科技企业,看到了年轻人对国家科技发展贡献的力量。当科技走到表演的前台,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思维也需迭代。

想象一下,当原有静态的中国山水以三维动态环绕观众,表演者置身其中,在手舞足蹈、对话情感间,时空瞬时转换,观者将对这样的场景产生强烈的反应。毫无疑问,把原有传统故事的叙事逻辑,通过今天的科技进行重组和合并,观众就会拥有不同于以往的新鲜感。这就好比立体的地球物理空间,铺在平面上一样——全新的视角,让人一目了然,也让人豁然开朗。所以,当科技全面融入艺术,并演变成一种创作思维时,艺术表达必然会发生质的改变。剧本将从原有相对传统的人物、故事、情感等发展成为更多线索、更多时空的叙事方式;舞台将打破传统的“第三堵墙”,演变成平行或多元时空,观、演者身份也会出现转换和合并……我们还要看到传播维度的变化。曾经,我们为无法现场欣赏一部经典而感到遗憾。今天,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各种终端设备,在线浏

览艺术作品。那不久的将来,终端是否可能成为我们创作者手中的“时空手段”呢?真实人物和虚拟人物之间产生互动时,观众可以看到全新的人物关系。原本,无论是剧场中的观演模式还是通过终端设备的二次传播,都还是秉承着“我看你演”的状态。但是,当虚拟观众出现时,原有的途径已经跨越其传播的概念,而成为戏剧故事设置中的一环了。当然,所有科技都应服务于创作本体。真正的艺术作品,一定是走心的,一定是贴合我们生活本质的,一定是弘扬真善美的大主题。科技最终带来的是文化张力和表现力的变化。真正的思维迭代,意味着进一步提升生命体验、时代观察和审美判断,用思想的深度来匹配科技的发展速度。唯如此,艺术与科技才能不断碰撞出时代的火花。(作者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艺术总监)



电视剧《我的山与海》截图。片方供图

我在电视剧《我的山与海》中扮演了孟思远,一位父亲,在近40岁的时候有了自己的养女方婉之,而我的父亲在他37岁时有了我。这样的巧合,让我在拍摄时经常回忆起父亲。我也在婉之这个角色里,看到年轻时的自己。婉之高中毕业去读大学,我是去了南京的省戏校学习话剧表演。剧本中的这些情节让我有轮回感,那种生命的悲喜交叠再现,恍若这不是戏,是又一次走近父亲,又一次重温我的青春,难以平静。就说说剧中印象最深的一个情节——绿皮火车。火车是那个年代贯通贵州和深圳最普通的交通方式,剧中的火车也是方婉之走出山区,去求学、闯深圳的唯一通道。孟思远多次坐着火车去看望千里之外的女儿。那时候,车票很难买,尤其是节假日。现在的孩子们想象不到,当时称之为“普快”

创作谈

生命中的绿皮火车

王劲松

的火车,速度不过60公里/小时,不足现在高铁速度的1/5,加上停站时间,慢得不敢去想。车厢连接处,过道到处挤满了人,最拥挤的时候,就连座位下面、卫生间和行李架上都被狼狽不堪的旅客占领着。我的家在江苏徐州,上学在南京,300多公里的火车。火车是那个年代贯通贵州和深圳的“连宁线”,从徐州站坐7个半小时火车才能到达南京江北的浦口站,下车再坐近1个小时的客轮渡江,到对岸后再坐31路公交车,还得1小时才能到离戏校最近的站点太平南路,再走上一段路,才到长白街的学校。现在想想,300多公里铁路不算长途,但这一路至少要大半天时间。剧中的孟思远,坐绿皮火车找女儿,劝她回去继续上学,接她回家过年,那是1000多公里的铁路啊!火车在山区的运行速度更慢了,不坐一天一夜,他是无法到达的。在那个没有手机、少有电话的年代,绿皮火车承载的是孟思远连绵不断的爱和期盼,那一身的疲倦又算什么?因为宿舍太拥挤,不可能有存放大件行李的地方。我的父亲也是经常往返两地,争取换季的被服。父亲浑身汗津津地找来,每次开口都说:“你妈让我给你带来东西,有

不用交给我拿回去吧!”好像这一趟只是顺路。他坐下喝几口白开水,上下打量我一番,再说几句嘱咐的话,便起身回去,也不让送,没多少笑容。我自己也很多次肩扛手挤在闷热的车厢里,甚至一路站到南京。那种疲惫,是拥挤到你换一只脚轮流歇口气的机会都会觉得很奢侈。这种出门的辛苦,让我怕坐绿皮火车。有次在家过年,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的父母都是南方人,他们离开上海到苏北工作,不也会经常坐京沪线上的火车吗?可我出生之前,南京长江大桥还没建好,他们当时怎么坐的火车呢?母亲告诉我,长江大桥还没建好前,火车到了江边,全体旅客要扛着行李下车,火车拆开,一节一节地渡江,旅客带着行李上客轮渡江。到了江北,火车再一节一节接起来,旅客重新上车继续开……每次渡江就要几个小时,关键是,一下一上人全跑乱了,座位也没法对号,挤不过别人晚上下车,就只能站一路了。这让我很吃惊。母亲说后来效率高了,人可以不用下车,就坐在车上,火车也可以三节一起渡江。我以为自己坐的绿皮火车最累最麻烦,没想到在父母的眼里,已经是

先进交通工具了。《我的山与海》中,孟思远往返深圳几次,表现火车上的他只有两个镜头。一个镜头是孟思远斜靠在窗口的位置打盹,还有一个镜头是不停眨眼的他面前摆着一杯白开水,手里还捏着开了封的啃了几口的方便面。这个水杯和方便面是我跟道具老师商量特意布置的,拍摄时也不复杂,但这两个镜头让很多观众深受感动。我想,这是可以共情的父爱,朴素而真挚,也是我的生命体会,是我们家两代人对绿皮火车的记忆重现。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创作者需要有一颗敏感的心去看待生活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从绿皮火车到奔腾向前的高铁列车,不就是我们走过的路和发展变化最好的例证吗?现在的中国高铁运营里程超过5万公里,位居全球第一。出行的人们再也不用去挤又闷又热的绿皮火车了,但那老旧的“普快”火车,装着孟思远的思念,装着我年轻时的梦想,装着父母对我的牵挂,一直行驶在我的心里。(作者为演员)



本版邮箱:ysjbs@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任姗姗